

• 牟懷珂 著

诱捕

YOU BU

百家出版社



目 录

一、一箭双雕	1
二、诱捕	12
三、间谍潜入本市	24
四、荒塚魔影	66
五、邂逅相遇	74
六、狗头邮票	117
七、午夜幽灵	133
八、追踪觅影	192

一. 一 箭 双 雕

侦察员深入敌穴侦察，很像演员登台表演，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在平静的舞台上大显身手，一个在同敌人周旋的浪涛中叱咤风云。在这里，成功和失败的关键往往取决于你演技的高低。

——强华手记

诱 敌

初夏。

碧波湖公园以它那特有的景色郁郁葱葱的青山，碧绿荡漾的天鹅湖，千奇百怪的鱼类，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

清晨，殷勤的百灵鸟用婉转的歌喉把酣睡的公园唤醒，公园里弥漫着淡淡的如烟似云的雾气，那青山，那绿树，那碧湖，一切都朦朦胧胧，时隐时现，使这里显得愈加宁静、秀丽，仿佛虚幻缥缈的仙境一般。

侦察员强华一早就兴致勃勃地赶到这里。他三十岁刚出头，长得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是个很英俊的小伙子。他上身穿一件花格子的确凉衬衫，下着一条石磨蓝牛仔褲，再戴上一副鍍金架的眼鏡，給人一種瀟灑、干练和機智的感覺。他瞥了一

眼醒目的游览图，但他并不打算去欣赏水族馆里稀奇古怪的鱼类，也无意去登假山领略公园的旖旎风光。他夹着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沿着曲折幽静的小径向一片僻静的树林健步走去。他是去同一位俏丽的姑娘幽会？还是因为将心血倾注在安娜的命运身上而特意找个安静的地方把这本名著读完？

美人蕉红得象羞赧的少女，没有留住他那矫健的身影，茉莉花散发着诱人的芬芳，也没有使他的步履停止，他仿佛跟着一只彩蝶来到一棵玉兰树下，悠然自得地坐在一条木档椅上，默默地看起来。

当个侦察员可真不简单，领导交给他的任务是诱敌上钩，如果不演得十分逼真，敌人怎么会上钩？他随意翻了几页小说，不知为什么，他连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此刻，他的思绪象天上的浮云，时东时西，飘忽不定，他一会儿想到“对象”来了，怎么“接待”，一会儿又想到晚上同女友白洁的约会是否失约。说起他与白洁的相识还有一点戏剧性呢，那是一次教育系统举办的联谊舞会上。那天白洁身穿一套做工考究的毛料白色西服，足登一双款式新颖的白色牛皮高跟鞋，光润白皙的颈项上戴着一根白金项链，除了一头乌黑油亮的秀发美妙地披在双肩外，在她身上，几乎一切都是白色的，就象她的名字一样纯洁素雅，在众多的人群中，显得格外清秀、脱俗。强华正在细细打量这位俏丽的姑娘时，白洁袅袅婷婷地向他走来，热情地邀他跳舞。

他俩一见钟情，强华过去谈过几次恋爱，都因不能按时赴约而告吹。这次如再因失约而失败，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他这么想着，觉得还不如早点向她说明，由于工作关系，自己不能保证每次按时赴约，以免有了感情再分手，双方都痛苦不

堪。哪知白洁听了他的诉说后，反而对他十分痴情地说：“我不光爱你这个人，也爱你这个职业。”强华听了激动得紧紧握住她的手。后来，虽然强华尽力避免失约，但工作一紧张，失约也是常有的。就拿今天来说，如果鱼儿不上钩，唉……不能再胡思乱想了。他干咳了一下，又抽了一支烟，终于拉回了思绪，聚精会神地看起小说来。

神秘的挂历

元旦那天，天气特别晴朗，在明净的天空中，有几架银白色的飞机在平静地飞翔。太阳把和煦的阳光慷慨地奉献给大地，这又给沉浸在节日气氛中的市民增添了几分快意。商店、公园、影剧院一早就开了门，马路上到处是穿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公安机关照例不放假，都忙着做保卫工作去了。强华披着一件橄榄绿的警大衣，拿着一个蓝色的塑料夹，精神抖擞地来到公安局值班室值班。他刚坐下不久，就走进一位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外轮海员，他先向强华鞠了一个躬，然后怯生生地说：“先、先生，我来向政府报告一件事情。”由于过于拘谨，他说话有点口吃了。

“好的。”强华笑着同来访者热情握手，和蔼地说：“坐吧，坐吧！”随即冲了一杯龙井茶递给客人：“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路畅通。”说着掏出一盒三五牌香烟，恭敬地请强华吸。

“我不会抽，谢谢！”强华友好地笑着摇摇头，爽朗地说：“你有什么事，请说吧！”

热情的接待，坦率的谈吐，使路畅通对强华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几分钟前的拘谨已荡然无存。路畅通从拎包里拿出一个卷得很紧的挂历，交给强华，解释道：“昨天晚上我在江边游玩，有一个老头子迎面走来，递给我一支雪茄烟，然后用英语问我：‘你们船还是返B国吗？’我点点头，他笑笑说道：‘那简直太巧了，太好了。我有一个妹妹也在B国工作，她来要一本挂历，呐，这就是，能不能给我捎给她。’我没加思考就同意了。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再三感谢：‘对不起，劳驾你了。地址上边都写得很清楚。’说完，同我笑笑走了。事后，我越想越不对头，明明有邮局嘛，他为什么不通过邮局邮寄而找我捎带呢？难道连寄本挂历的钱都没有吗？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存在？昨天夜里我睡在床上左思右想，总感到不太对头，是的，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绝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情，所以我一早就跑来了。”路畅通一口气说完，才捧起茶杯喝茶。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陌生得很。”

“你常来我市吗？”

“常来，总在一个码头靠岸，我也总去江边游玩。江边实在好玩。”说到这里，路畅通似乎悟出了什么道理，解释道：“他可能经常在江边闲逛，吃准了我的情况才这么干的。”

“你分析得很对！”强华微笑着说，“你的行动的确是很可贵的。”强华顺手拿起那卷卷好的挂历，瞥了一眼上边的地址：“B国×市××路13号，水仙胞妹收，水陆寄。”看完地址，不禁暗暗一惊，心中自语道：“这地方不是一个情报机关的所在地嘛，难道……”他下意识地转向路畅通，仔细地询问了老头子的面貌、特征，然后又问道：“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都说啦！”路畅通笑道，“一时没想到的，你也都问了。”他翘起拇指，用夸奖的口吻说。

“谢谢你了。”强华谦和地站起来，紧握住路畅通的手说，“我们把挂历收下，说不定还会找你的麻烦哩！”

“别客气，”路畅通躬身笑道，“有事尽管来找我，三五天内我不会走的。”

强华送走路畅通，立即向石坚处长作了汇报。石处长果断地说：“你快把它拆开，咱们看看里边有什么奥秘！”

强华用一种巧妙的方法，仔细地拆去外边的包装纸。一本印刷很精致的我国著名风景区挂历展现在眼前：鲜艳美丽的色彩，秀丽多姿的山水，煞是好看。他和石处长一张张地翻动着、欣赏着、检查着。这是一张《漓江渔舟》，它以青山作背景，清明如镜的漓江上幽幽荡着一只载着渔鹰的小舟，舟上的渔翁正在全神贯注地撒网。石处长感慨万端：“多么令人神往的好地方啊！”强华又掀起一张《黄果树瀑布》，雪白的流水象一条银色的绸带飞舞下来，瀑布周围荡漾着一片氤氲，那气势无比壮观，他触景生情，顿时想起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名句，突然，右上角一小粒斑点跳入他的眼帘，这斑点仿佛不当心滴上一滴水晒干了那样。强华忙说：“处长，这个点可能是微小点。”

石处长拿出老花镜，审视一番，高兴地说：“快，你把它拿到技术室检查去！”

强华一口气跑到技术室，张技术员用高倍放大镜进行检查证实的确是微小点后。经过技术处理，几行蝇头小字全部显现了出来。强华迅速拿到石处长办公室，兴奋地说：“处长，你看——”

石处长戴上老花镜，轻轻念道：

请速派员送微型多功能收发报机和活动经费来。时间在六月二日上午九时，若无机会接头，改在次日下午三时。地点在碧绿湖公园东南方向的密林处，方法是见一老头手拿《红楼梦》研读，便问：“请问，你在看什么书？”对方答：“《红楼梦》，你呢？”“《安娜·卡列尼娜》！”“都是中外名著啊！”即行联络交货。

“他果然是在搞这一行呀！”石处长点了一支牡丹烟，思考片刻，指示说：“你立即准备一卷同样的挂历，交给路畅通先生带回，要叮嘱他保密。”

“明白啦，处长，我马上行动！”强华说罢，大步流星地走了。

上 钩

弹指间6月份来了。

昨天，一艘外国巨轮停泊在太平码头，从上边下来很多海员，其中有一个名叫安波的人，约莫四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着一身培罗蒙服装店出品的黑色毛料西装，手拎一个咖啡公文包，如果不注意，他那副模样倒真象个本市人哩！只是这里的街道他不熟悉，但这并不碍事，他约了几个朋友，叫了一辆“的士”，径直朝碧绿湖公园开去。

安波仰躺在小汽车上，微微闭上双眼。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旅途太疲劳了，借此机会小憩一下，以便待会儿精神抖擞地逛公园。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他是检点一下下船后自己的行动有无破绽，还得想想以后的行动有无危险？然而，疾速而颠簸的汽车使他的心神忐忑不安起来。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

拎包中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它安然无恙；他又看了看司机，司机正全神贯注地握住方向盘，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

安波原在B国一家小报当记者，性格活跃，善于社交，去年在“玛利亚”咖啡馆被情报机关看中收买了。他被送到滨海一所间谍学校训练了半年，一回到X市就接到了派遣的命令。按理说，任务并不十分艰巨，只要到碧绿湖公园找上代号紫拳的潜伏特务，把伪装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收发报机和活动经费交给他，再把他手中的情报取来，即万事大吉。他一旦平安回国，就变成百万富翁，别墅、金发女郎……

当安波正想入非非的时候，汽车“嘎”地一声煞住了，这使他身不由己地打了一个寒颤。

“请——碧绿湖公园到啦！”司机微笑着，随手把车门拉开。

“谢谢！”安波笑着，钻出了汽车。他一进公园就被这里的景象所吸引，雪白的天鹅在清澈透明的碧绿湖中翔游，一簇簇鲜花竞相怒放，满面春风的游客云集而来。可是，他无心去欣赏这些，当几个朋友去水族馆神情专注地观看鱼类时，他急忙抽身溜向东南角的密林深处去了。

他假装赏花，边走边观察：他发现一位穿着很朴素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半躺在木椅上，木然不动地看书，猜想他大概是代号紫拳的人。他悄悄窥视周围，除了一位卅多岁头戴草帽的园林工人手拿笨重的剪刀在修剪冬青外，连一个游客也没有。嘿，老家伙真会选择接头地点啊！

安波先慢慢从老头子身边走过，用眼角斜睨了一下，看看他的表情如何，老头子连头也没动一动。他决定到老头子身边坐下，当面观察，便慢慢折回到木椅上坐下来，一眼瞥见老头

手里捧的正是一本《红楼梦》。他惊喜交加，马上从拎包里摸出《安娜·卡列尼娜》假装认真默读起来。看了一会，那老头仍然不理不睬，他可忍不住了，开口问道：“请问，你在看什么书？”

“《红楼梦》，你呢？”老头两眼仍盯着书。

“《安娜·卡列尼娜》！”安波急急地回答。“都是中外名著啊！”老头子这才把书合好，抬起头来，看了安波一眼。

“叫你久等了！”安波伸出手来，同老头紧握。

“哪里，还是你一路辛苦。”老头十分客气。

“别客气啦，东西都带来了吧？”安波窥视了一下四周，几乎用命令的口吻问道。

“都夹在这本小说中。”老头不紧不慢地把书递给安波，说道：“请问，收发报机和经费呢？”

“伪装在这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里。”安波边说边把书交给老头。

两人正在一问一答地说话，那位园林工人悄悄走过来，似笑非笑地说：

“你们这两位游客脾气也真怪僻，那么多的天鹅不去观看，却躲在这里看小说。”突然，他用犀利的目光逼视着安波，严峻地说：“站起来，你被捕啦！”

安波面孔刷地变白，浑身哆嗦着。

霎时，安波被押走了。

原来这位老头就是公安局的石处长。他扮演紫拳，可以说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那么，代号紫拳的潜伏特务为什么不如期来接头呢？原来强华在复制敌人显微点时，将接头日期上的6月3日改成6月2日了。这出戏就是石处长亲手导演的，自己化妆成潜伏

特务同安波接头，强华装扮成园林工人密切配合，一箭双雕的好戏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808 房间

太阳将金色的光芒撒向公园的上空，迷人的雾气渐渐散去。接头的紫拳仍不见人影，强华心里不免有些焦急，但是他的外表泰然自若。他把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合起来，又把宽边眼镜悄悄摘下来，放在小说书上，伸了一个懒腰，活动了一下四肢，又埋头看他的小说了。

强华背后约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位五十多岁、清瘦的高个子老头，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正在做练功十八法中的“拉弓射箭”的动作。他两腿成马步，左手向左侧立掌推出，眼视左手臂，右臂前平屈后振，半握着拳。他，正是代号紫拳、化名水陆的潜伏特务郎野。他借练功的机会，细心地观察着强华的一举一动，想道：此人莫非是那边派来的要员了，他下意识地用眼角扫视一下四周环境，在前边草坪的石凳上，坐着一男一女，到底是公安人员呢？还是一对恋人？这边花丛旁坐着一位青年妇女，旁边放着一部折叠式童车，手里打着红色毛衣，她这个小妈妈是在这里小憩还是个化妆的侦察员？小心呀。粗心酿大祸。想到这里，他拿起手杖和《红楼梦》，大步朝别处走去。看他的样子，是决意回家了，可是，这里的强华和几个“游客”，都安然不动。似乎郎野的走和他们毫不相干。郎野走着走着，渐渐放慢了脚步，让上级派来的人久等不太合适，他这么想着，就折回来了。

郎野这个名字是他参加 B 国特务机关时一个叫玛莎的头头给他取的。那个风流妖艳的女人，总是穿一身蝉翼般的套

裙，袒露着丰腴的胸脯，用柔情细语同你说话，尤其她那双挑逗情欲的媚眼叫你丢魂落魄。他参加这个组织，至少有一半原因是为了把这个女人占为己有，当然，他的欲望落空了。然而留在脑海里的记忆仍然是那么清晰和美好。现在，这个迷人的玛莎还记得他吗？

郎野抑制着内心的兴奋，匆匆来到强华身边，轻轻坐下，掏出老花眼镜，取出《红楼梦》，佯装读了几行，便想开口搭讪。他忽然想起规定的暗号应由对方先开口，又把话咽下去了。

强华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用试探的口吻问道：

“请问老先生，你在看什么书？”

“《红楼梦》，你呢？”

“《安娜·卡列尼娜》。”

“都是世界名著啊！”郎野伸出双手，用巴结的腔调说：“我总算把你给盼来了！路上辛苦了！”他同强华握了手，关切地问：“玛莎好吗？”他这样问，除了想念玛莎外，也是对强华的考察，如果连玛莎也不知道，恐怕就成问题了。

“好的，她托我向你问好。”说着，强华把准备送给白洁的一枚金戒指取下来，随机应变地说：“这就是她捎给你的。”

“谢谢！上帝保佑她健康，也保佑我工作顺利。”他将金戒指珍藏起来，用手指指《红楼梦》，悄声说道：“情报全夹在书里，密写在一张小纸条上。你的货呢？”

“带来啦，放在旅馆里。”强华低声说，“我住在临江宾馆808房间，晚上七点请来取吧！”说罢，告辞而去。

郎野买了一只三黄鸡，兴冲冲回到家中，自斟自饮地喝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好不容易才捱到天色暗淡下来，当他匆匆来到临江宾馆808房间，举起手轻轻叩门时，穿着橄榄绿警服的

强华已威严地立在他面前了。

郎野不寒而栗，由于喝酒而红润的双颊顿时变成灰白，~~但~~但他的克制能力还是很强的，马上镇定下来，说：

“对不起，我敲错了门。”说完，拔脚想溜。

“一点也没敲错，”强华怒目而视，冷笑道：“这里就是 808 房间，请进吧！”

郎野面孔白得象死人一般，脑袋低低地耷拉下来。

石处长坐着皇冠牌轿车来到宾馆门口，派人把郎野押走，又招呼强华上车，不无歉意地说：“白洁已在江畔公园等候你好久了，约你七点碰头，”说着，捋起袖子，看了一下大罗马手表，时针已飞跃到 8 字上了。“我马上送你去，算一次迟到的约会吧！”说罢，汽车喇叭一声鸣叫，很快消失在夜色里。

二. 诱 捕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诱敌上钩是侦察和缉拿罪犯的策略之一，如果运用得当，功效奇特。

——强华手记

香 港 老 板

大江滚滚东去。江边耸立着一幢造型别致的高层建筑，这就是临江市著名的望江楼饭店。人们在这里用餐，不仅能品尝到各种地方名菜，而且，还可以凭窗眺望江上穿梭的船只，领略全市的旖旎风光，因此很多顾客都愿意在这里聚会。

太阳刚坠入地平线，黄昏已笼罩着这个滨海城市。

这时，身穿灰色西装，鼻梁一副金丝边水晶眼镜，衣冠楚楚的中年人和一个打扮入时的青年来到九楼快乐餐厅，他们选择了临窗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中年人叫程宏源，那青年是他的外甥乐平。

他俩刚坐定，一个叫小华侨的青年陪着一男一女边说边笑地也来了。程宏源循声望去，那女的看上去二十岁刚出头，白脸庞，细腰身，三角式的黑发披在双肩。那男的约有二十七

八岁的年纪，中等身材，一套黑色宽松西服，留一头时髦的短头发。穿着也挺讲究。程宏源下意识地推了推眼镜。

“请，请坐！”程宏源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以主人的身份向他们一一握手。

“坐吧，随便坐！”乐平也热情地招呼。

“不客气，不客气！”那位男客人歉然地说着，和女客人一起入座了。

“我来介绍一下吧，”小华侨指着那位男的对程宏源说，“他叫阿晃。”程宏源点点头，阿晃立即向程宏源深深地一鞠躬，借机窥视了一眼。小华侨又指着那女的说，“她叫琤琤，是阿晃的女朋友。”琤琤柳眉舒展，向程宏源淡淡一笑，柔声说道：“您好！”

“阿晃，”小华侨接着用恭敬的口吻说，“这位是香港来的程先生，那位是他在临江市的外甥。”

“我舅舅初来乍到，还请你们多多关照！”乐平恳切地说。这时，服务员来到桌子前。程宏源点完菜，付了钱，然后掏出“三五”牌香烟，递给阿晃和小华侨，笑道：“今天诸位肯来赏光，我感到非常荣幸！”阿晃点燃了烟，猛吸一口，有点受宠若惊：“程先生太客气了。请问程先生在香港做什么生意？”

乐平接口说：“我舅舅在香港开一家皮货行。这次到临江市，是来找货源的！”

阿晃曾听琤琤说起过，她同学小华侨的朋友乐平有个舅舅在香港当老板，今天，小华侨给自己引见，认识了这位香港老板，心里不禁一阵暗喜。

“这是我的名片！”程宏源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递给阿晃。

阿晃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亚洲皮货商行总经理——程宏源”，然后用含而不露的目光瞥了一下程宏源，突然问道：“程先生，紫貂皮你们商行卖多少钱一张？”

“我们出售的都是成品。”程宏源顺水推舟，索性介绍起他经营的生意来，“这几年美洲出现裘皮热，由于我们商行加工精细，制作考究，美国有好几个州长夫人专门派人来购紫貂皮大衣。每件售价是一万美元。”说到这里，他把话放慢，习惯地用中指和食指推推眼镜架，“我在广州买的紫貂皮子是八十元一张，你们临江市的行情我可不清楚。怎么，你有货？”

“不，不，是朋友要我听价钱的。”阿晃晃了一下脑袋，喃喃地说，“这差价太大啦！”

“你的朋友要多少钱一张呢？”程宏源紧追不舍。

“阿晃，你快说呀！”琤琤嗲声嗲气地说，“人家程先生是问问你价钱哪！”

阿晃沉吟了片刻，说道：“货是朋友的，我得问问他，还不知道他愿不愿脱手？”

程宏源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货色好，数量又多，我可以出个好价钱，决不叫你朋友吃亏。”

“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乐平笑道，“做生意嘛，可不能勉强。”

“两厢情愿好，”小华侨也跟着附和道，“那下次再谈吧！”

说话间，服务员端来了酒菜。

程宏源举起筷子：“来来来，先请喝酒！”

“程先生花这么多钱，我们实在不好意思！”阿晃呷了一口酒，把一块海参塞进了嘴里。

“小意思。”程宏源同客人碰了一下杯，“要是这笔生意能

做成，我还得好好酬谢诸位哩！”

他们又闲谈了一阵子，酒菜吃得差不多了，才分手告辞。

夜色浓重

琰琰挽着阿晃的手臂，一走出望江楼饭店的门口，就迫不及待地问：“阿晃，刚才挺好一笔生意，你怎么不答应呀？还把皮子说成是你朋友的，都把我给弄糊涂啦！”声调里有些埋怨。

“你这个小傻瓜，该多个心眼才是！我们同那个叫程先生的还是初交，万一他是公安人员，我俩不就人财两空？所以，我把紫貂皮说成是朋友的，这样就有了退路。”

“真的，”琰琰听到阿晃这么一说，也惊恐不安起来，“那你说怎么办呢？”

“我这不过是一种猜疑，”阿晃宽慰她道，“你也用不着太紧张。”

他俩边走边谈，阿晃见程宏源和乐平正朝停在望江楼门口的出租汽车站走去，说：

“你看，他们正在叫汽车回去，等他们一走，我们就紧紧盯上，看看他们的汽车开往哪里？”

不一会，程宏源他们坐上一辆黑色出租小轿车走了。

阿晃立即奔过去。他喊了一辆个体户出租小轿车，急切地说：“司机师傅，请你跟住前边那一辆黑色出租汽车。”说完，他和琰琰钻进了汽车。

司机礼貌地点了点头，汽车就飞驰起来。

阿晃对司机解释道：“那车上是我的一个朋友，欠我一笔钱，不但不还债，连家里地址也不说。今天正好碰上，我只好请你帮忙了。”琰琰听了阿晃这个编造的理由，向他报之一笑，觉